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二十三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這個鏡(子)的這種本領，能夠「現」他的樣子出來的這種本領，叫做「見分」，它的「影子」叫做「相分」，這個「鏡面」叫做「自證分」，那個「鏡底」，托著那個「自證分」的，那個叫做「證自證分」，有「鏡面」沒有「鏡底」不行的，那個「鏡面」托住那個「鏡底」，不是！「鏡面」黏著「鏡底」，「鏡底」托著那個「鏡面」，不需要另外「第五分」的，「四分」就夠了。這就叫做「四分說」。

每一個「識」一剎那起的時候呢，「四分」具備，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、「自證分」、「證自證分」，這即是說，一個「識」裏面，你喜歡要「二分」的，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就可以了，你認為「三分」才能夠表現出來的，你就可以講「三分」，「三分」都不夠，「四分」才圓滿的，你就講「四分」，其實都是那個「識」，明不明白？

你喜歡「四分」你就說「四分」，即是說，同是這個房間，同是這麼大的地方，你間開(劃分)它三個房間亦可以，你間開它兩個房亦可以，間開四格亦可以，都是這個地方，如果你說，「四分」囉嗦的呢，你就要「三分」說，「三分」都不通了，你就要「二分」，你說「二分」都不必了！「渾然一體」啦！(那就)「一分」囉！

所以有些地方講「一心」，「一心」，甚麼都是只有「一」的，禪宗那些，「一心」，就甚麼都講完了。你又說分開「能知」、「所知」，「能知」、「所知」兩者之間都有一個聯繫的，將這個聯繫加上去，抽出來，「三分」，你說聯繫之間有

個內部作用的，「四分」了。「五分」就不通。

這樣，一般人認為「三分」說最好，「三分」說最好，譬如我見到這樣東西時，「眼識」就這樣了，譬如說，我「眼識」，譬如說我見到那個字紙籬，那個字紙籬不是「相分」，那個字紙籬的「影子」走進我的眼識裏面的那個「影子」就是「相分」，但你會問：那個字紙籬是有(還是)無呀？如果無又怎樣反映？是嗎？但是有雖有，但我們不能直接看到的，信不信？你看不到那個字紙籬的，你信不信這點？真的字紙籬的本質我們知道它有，但我們看不到，我們看到的只是「相分」來的，你想想。你信不信這點？物的本質我們是不能夠看得到的，我們看到的，只是由那個，把那個本質反映進來我處的那個知識的概念現象而已，明不明白？物的本質，康德說：叫做「物自身」，Thing in Itself 不可知，我們知道的 Phenomenon 只是現象，康德是現代(人)，幾百年前講的，人家「唯識」已經是千幾年前講了。

聽眾：羅生，我想問，譬如說你見到的那樣東西，現在看不到本質，如果見到本質的時候。

羅公：見不到本質的。

聽眾：如果見到那樣東西的本質的時候，與「見道」有甚麼關係呢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即是見到那樣東西的本質的時候與「見道」有甚麼關係呢？

聽眾：本質又無形無相的。

羅公：不是！我們見不到。

聽眾：見不到？

羅公：可能那只是一種刺激力來的，是嗎？可能真是這樣，總之我們見不到。本質不是等於我們(見到)的「相」一樣的，譬如兩個人，一個五色的花球在這裏，兩個人，一個是色盲的，一個就是好眼(健康眼)的，那個色盲的把那個五色(花)球反映入他的視覺裏面是灰白色的，是嗎？想一想，是嗎？色盲就只是見不到顏色，色盲只是見到灰白色，是嗎？但如果一雙好眼(健康眼)會見到七彩的，即是兩幅東西，色盲所見到那個「相分」灰白色的，那個好眼的見到的「相分」是七彩的，你明不明白？

聽眾：但是「眼識」不是直接把捉它的「本質」的嗎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「眼識」不是直接把捉那樣東西的「本質」的嗎？

羅公：把捉不到那個「本質」，怎把捉得到？

你那個是「相分」而已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說把捉得到就變成反而不通，是嗎？本質是物的自身，我們只是推論知道它有而已，你可以說：你都不知道它你怎可說它「有」？是嗎？你會這樣說，所以學禪宗的有些人說：根本就無。你說有本質是多餘的，只是我們的「心」而已，這種講法是絕對觀念論，絕對觀念論似乎太過虛渺，這樣你說有本質好或無好呢？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有本質，有些東西無本質，是我們用推論知道的，何解呢？例如，我們幻想一樣東西，譬如我在這裏幻想，幻想那個楊貴妃在我面前，我的腦，我的意識裏成個楊貴妃坐在那裏的，是嗎？

但人人都(見不到)，我幻想楊貴妃在我面前坐在椅子上，真的好像「煞有介事」那樣，我就好似見到那樣了，無人見到的，這樣即是說，由此推導，我們就說它：一

定無本(質)，無實質，我們不要用本質，(用)實質，無實質的，所以我自己幻想「幻」出來，你們見不到，如果有實質就一定見到了，大家都見到了，是不是這樣說？

我見不到了，但這個皮包在這裏，我現在不用想的，一望下去就見到皮包的，不止我見到，人人都見到的，這樣我們就說它有本質，有實質，本質即是實質，好了，這樣就兩種講法了，一種說不理那個本質的，總之全部是我們的「心」的！想(象)的那個楊貴妃是「心」，見到的那個皮包也是「心」，一樣而已！一種這樣講法，另一種就說，就說甚麼？不同的！你幻想的那個楊貴妃是無本質、無實質的，而望落(去)皮包處是有本質，有實質的，第二種講法，你取那一種講法？

聽眾：第二種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第二種。

羅公：你取第二種，你取那一種講法？即是第二種比較第一種是好些，完善些，最低限度，是嗎？你覺不覺得？

聽眾：我覺得應該是「前五識」所接收到的那些，應該是本身有實質在的，你幻想的是由「第六識」即是「意識」去幻想。

羅公：是呀。

聽眾：所以「前五識」那些所接收到的那些都是本身有實質在的。

羅公：現在不是這個問題，現在即是說，即是現在要證明有些有本質有些無本質。現在不是討論那個「識」有本質，那個「識」無本質，你明白不明白？現在只是

說，有些有時候有本質，有些時候無本質，是嗎？

羅公：至於那個「識」才有本質。

人家(分)得很詳細，很詳細，「前五識」就一定有本質，因為「前五識」是感覺，是經驗，經驗一定有本質的，但是有本質亦不是直接拿到本質，有本質，即是它反映出來(進)入你「前五識」處的「影子」，那個「影子」是有個本質在外面那樣解，不是說直接把捉本質。所以那個「相分」是有三種的，有一種「相分」是有本質的，那種「相分」叫做「性境」，我曾經講過，是嗎？

有些「相分」是無本質的，只有影像而已，那種「相分」叫做「獨影境」，有些「相分」，雖有本質，但是它所反映出來的那個「影子」呢，如果與那個本質不相符的。那些叫做「帶質境」，帶有本質，但「影子」同本質是不同樣的，「前五識」呢，一定是「性境」，第六「意識」有時是「性境」，有時是「獨影境」，有時是「帶質境」，所以《八識規矩頌》一講到「意識」的時候，就說：「三性三量通三境」，是嗎？三種「境」，第七「末那識」是甚麼「識」，甚麼「境」？「帶質境」，第八「阿賴耶識」是甚麼「境」？「性境」。

好了，你會問：這個是問題的深處了，第八「阿賴耶識」，你說它「性境」，「性境」一定在那個「相分」之上，「相分」外面有個「實質」，第八「阿賴耶識」就把捉著那些「種子」，「種子」就是它的「相分」了，「種子」後面還有東西的嗎？是嗎？是甚麼東西來的？於是那些人就解答了，就說：其實那個「第八識」就「緣」落(去)那個「真如」處，它卻不能見到「真如」，在「真如」之上自己「變」似那些「種子」，因為「種子」就是那個「真如」的屬性來的，「變」似「種子」，

這樣解答。另外一說，就說第八「阿賴耶識」是「性境」，都有「本質」的，怎樣「都有本質」？

(它現在)譬如你，譬如他，他「變」起一個世界，它所「變」的，它的第八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「種子」變起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裏面有這間房，現在這房間「現」出來，我又進來，我又進來(怎樣)?我的「阿賴耶識」托他所「變」的這間房做「本質」，於是我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，「變」這間房的「種子」跟著起，成為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影像，即是說他所「變」出來的影像，對我的「阿賴耶識」來說是「本質」，掉轉過來我的「阿賴耶識」所「變」，所「變」的影像，對他亦是「本質」，互為「本質」，明不明白？

所以這個世界就你見到我，我見到你，就互為「本質」，這是一種說法，這樣即是前一說，是說「阿賴耶識」的本質是「真如」，那個「相分」的本質是「真如」，另一說是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的本質，是他人的「阿賴耶識」所「變」的東西，還有第三種說，「阿賴耶識」所「緣」的「境」是「獨影境」來的，這樣是那一種講法對呢？大概第二種講法最對，他人所「變」的世界就是你的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的本質來的，這個問題「唯識」講到那裏就最難搞了，你所「變」的世界做他所「變」的世界的「本質」，倒轉過來，他所「變」的世界又做回你所「變」的世界的本質，你們所有人所「變」的世界做我所「變」的世界的本質，你所「變」的世界又是這麼多人的世界所「變」的世界做你的本質，所以呢，眾生的「識」互相交映，而成為大家共處一個世界，這個理論就到此為止，至於怎樣修補就要用你自己的聰明來修補了。大綱就是如此，那些細目就你可以自己修補它了，這樣你修補時不妨參考，

你說修補嘛！你想修補就不妨參考一下西方的哲學，(不過)西方哲學講到這裏都無能為力了，或者有科學的新發明會刺激一下你都說不定。這樣就「四分」了。每一個「識」。當我的「眼識」起的時候，第一個剎那，望見那件東西，那件東西一定有本質的。

反映入我處，當我第一個剎那看到那個字紙籬的時候，是不是只有「眼識」呢？不是，一定有「第六意識」與它一齊起的，即是說第一剎那看到那個字紙籬是兩個「識」去看的，一個「眼識」、一個「第六意識」，兩個「識」一齊看，兩個「識」都變起那個「本質」，兩個「識」都是經驗，純粹經驗，第一個剎那，無「概念」的，純粹「經驗」的，無概念的，有「概念」的就不是純粹「經驗」了，第一個「剎那」就是如此，第一個「剎那」就是如此，這種「境」就叫做「率爾墮境」，叫做「率爾心」，第一個剎那，突如其來的，「現量」的，一定是「現量」的，「率爾墮心」如果「前五識」與「意識」一齊起的就一定有本質的，如果單是「意識」起就不一定有本質了，這個「率爾心」之後，只是第一個剎那而已，一到第二個剎那，那個「第六意識」就即刻起「分別」了，起「分別」，它想：我所見到的這件事是甚麼東西呢？就在研究了，你不要說：那有研究？

不研究你那裏知道是字紙籬？研究它，這個叫做「尋求心」了，Research、「尋求」一下它，到底是甚麼東西？這是甚麼呢？那時就有「概念」了，這是甚麼？這就是「概念」，有「概念」了，在「概念」處打轉了，「尋求」經過很多個「剎那」的，有時你「尋求」一小時都「尋求」不到的，有時第三個「剎那」尋求到了，第二個「剎那」就「尋求」，「尋求」，你是怎樣「尋求」的？「尋求」經很多「手

續」(過程)的，我從前見過一件這樣的東西，人人叫它做「字紙籬」，現在我見回一件相似的東西，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字紙籬，是不是要這樣？

你不要說：那有？無？快到極！是嗎？一剎那，一剎那，一剎那裏面做那樣多工夫(事)你說有多快呢？有時是多「剎那」的，「尋求心」很少「一剎那」就可以的。多數是十個八個「剎那」，經過那個「尋求心」之後就知道了，到最後決定這是字紙籬了，無疑了，「決定心」了，字紙籬了！「決定心」，這即是說，「率爾心」是「無概念」的，純粹是經驗來的。

「尋求心」是有「概念」的，「決定心」更加有「概念」，跟著，「染淨心」出現了，字紙籬怎樣？如果我是「染心」的，噢？我家裏沒有字紙籬，拿了它回去都好。染污了，想佔有了，是嗎？「染心」了，或者我想，這是一間這麼好的學校，但字紙籬都爛了，不如我送過另一個給它啦，這就很清淨的，就「淨心」了，不是「染」就是「淨」，有時就既不「染」又不「淨」，是嗎？不「染」又不「淨」我們都叫上它，不「染」不「淨」加上一個「不」字而已，是嗎？

那時叫做「染淨心」了，一到「染淨心」就有「善」、「惡」分，「率爾心」無「善」、「惡」的，「尋求心」都未有「善」、「惡」的，即是「無記」的，「決定心」都還是「無記」的，一到「染淨心」就有「善」、「惡」了，那個「善」、「惡」在那時就起了，一「染」、「淨」之後就連續了，叫做「等流心」了，「等流」即是連續了，連續下去都是這樣想法了，一路想了，叫做「五心」，這「五心」呢，「率爾心」呢，「前五識」又有，「第六意識」又有，「尋求心」呢，「前五識」沒有的，雖然那個「意識」正在「尋求」的時候那個「前五識」還在看，但是它

是(以)「率爾心」就連續下去，這個「率爾心」連續下去，因為受了它「意識」的影響，我們都叫它做「尋求心」了，實在是「率爾」、「率爾」，一路這樣「率爾」下去的，實在。「尋求心」，「意識」的，只有「意識」有的，「前五識」沒有的，跟著決定又是「意識」來的，「染淨心」也是「意識」來的，「等流心」都是「意識」來的，所以不論那個「心」起的時候，那個「意識」都是怎樣？「相分」，「見分」，「自證分」，「證自證分」，每一剎那都是這樣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聽眾：羅公，舉回他剛才的例子，當外面有巴士經過。

羅公：是。

聽眾：聲音刺激我的耳朵。

羅公：是。

聽眾：但我很留心聽你講課。

羅公：是。

聽眾：這樣可不可以說是沒有了「作意心所」？亦都是說沒有了「相分」，亦都是說沒有了「率爾心」？

羅公：你的意思即是這樣，本來你一路聽我說事。

聽眾：不是，它有聲刺激我耳朵，但我正聽你講，我直情無感覺它存在或不經意它的存在。

羅公：是呀！同你無關。

聽眾：這樣是不是沒有起過「相分」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它的「相分」是不是沒有起？

羅公：嘎？你都不知道，那裏有「相分」？

你要「知道」才有「相分」的，是嗎？你根本不知，就無「相分」，何解你不知？因為你無「相分」嘛！是嗎？無起「相分」，無起「相分」就即是無「見分」囉！「見分」又無，「相分」又無，你如何知呢？是嗎？這個就是(要)這五個「心」連續下去，就是(假設)「不散亂」來講的，譬如現在你一路聽我講，一路看著那件東西不「散亂」，才是「五心」但當你一眼看到它，「率爾心」起了，跟著「尋求心」又正在「尋求」了，還未「尋求」得完，就忽然那巴士的轟鳴一聲，你就忘記了這裏，即刻又聽巴士的(轟鳴)聲了，那時你怎樣？前一段沒有了「決定心」了，又一個新的「率爾心」起了，又「尋求」了，又「決定」這是巴士聲音了，當你「決定」時，我忽然說：喂喂！聽書呀！你一聽，又來一個「率爾心」，又一個「尋求」心了，又「決定心」了，是嗎？

羅公：明不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這裏？想不想得通這裏？

聽眾：羅公，我覺得，就算我們很留心聽你講課，我們對外面的那些聲音都應該有個「率爾心」。

羅公：你散亂時就有「率爾心」，但不應該有問題，你聽不到的，何來有「率爾」

聽眾：即是說，不知道。即是說沒有「尋求心」那一步驟。

羅公：「尋求心」固然無啦，但你如果有「率爾心」即是聽到的！

聽眾：應該聽到的。

羅公：不一定聽到的！應該是有時會聽到，有時不會聽到，你不要在這裏隨使用「應該」兩個字，尤其是你們學哲學，記著「應該」兩字不要隨使用，用「可能」。

聽眾：模稜兩可。

聽眾：羅公，可以同時有兩三個「率爾心」出現都行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同時有兩三個「率爾心」都可以？即是我自己去選擇不要那一個都得？我同時聽到巴士聲，又同時聽到問你聲。

羅公：是呀！可以呀！可以呀！輪流來、這裏「率爾」，之後「尋求」，即刻 Stop，那裏「率爾」、「尋求」，再忽然間又聽到這裏「殊殊」聲，又即刻再停了，「率爾」、「尋求」，「散亂」嘛！

聽眾：可以同時有「尋求」，「率爾心」那樣，對於某一種東西有「尋求心」，可以嗎？

聽眾：即是我兩隻耳朵每隻聽一邊那樣，有兩個「率爾心」，就像「身歷聲」收音機那樣，有兩組不同的聲音那樣，我就一時聽這邊，一時聽那邊，有兩個「率爾心」同時出現，也講得通？

羅公：我認為「相分」只有一個而已，不可能兩個的，兩個聲混合成就變成一個綜合聲來的，你明不明白？兩個聲混合成就變成一個綜合聲來的，好似你兩種力合起來，就是一個合力來的，譬如說你這個一拳打過去，它這個另一個一拳這樣打下來，結果那個力就這樣去的，是嗎？你站在這裏只是被一個打而已，不是先一個來，並不是它兩邊打你，是嗎？你感覺是一個而已，你想想。

聽眾：聲音來說就可以這樣混和了，幾種聲音混和就成為一種那樣囉。

羅公：是呀！幾種聲音混和，但當聲音入你的知覺時，你就只有一個，整個經驗了。

聽眾：譬如看東西，譬如我又看到櫈、又看到枱、又看到黑板，又看到人那樣，很多

種東西我都見到，但我可能「尋求心」只是正在想那張櫬究竟它的結構是怎樣，但我同時都是應該見到其他的東西。

羅公：是呀！因為你看到整幅的嘛，你不過是集中在一點來到思惟嘛。

聽眾：即是我的尋求心就集中在一點，我的「率爾心」的那個範圍就大好多？

羅公：是呀！那個範圍可以好大，但當你「尋求」的時候你忘記了那個「率爾」，是嗎？「尋求」的時候忘記了那個「率爾」。

聽眾：即是沒有想到其他部分的「率爾心」的「率爾」？

羅公：無其他部份的，「率爾心」是整幅的，譬如你七彩顏色，不是說七個「心」，一個就看紅色，就一個「率爾心」，看黃色就一個「率爾心」，而是整塊「花斑斑」一幅的，「率爾心」。

聽眾：但是我們「尋求」就可以分開一幅幅？

羅公：「尋求」就你可以分得很微細都可以，分開各部分，

聽眾：即是我們其中一部分「尋求」，可以這樣？

羅公：是呀！「尋求你怎樣「尋求」都可以。「尋求」到成個錯誤的都可以，「尋求」到很對的亦可以，「尋求心」不保證一定對的，「率爾心」就一定對的，「率爾心」就一定對，明不明白？

有沒有問題呀？每一個剎那，每一個「心」起都有「四分」，所以我們的知識水準複雜，你說：「四分」法太多，每一個「心」起都有，「三分」，「三分」都麻煩！每一個「心」起「二分」，都嫌麻煩就每個「心」起都「一心」，你說「一心」時其實就包括「二分」，不止包括兩分，就包括「三分」，亦包括「四分」，是嗎？你隻手指一動就包括五隻手指的嘛！是嗎？一動就五隻手指一齊動，這樣就每一個剎

那，每一個「識」起，都有或「一分」、或「二分」、或「三分」、或「四分」，每一剎那，每一個「識」起的時候，必定有五個「遍行心所」跟著它走，是嗎？每一個「遍行心所」都有「一分」、「二分」、「三分」、「四分」；五個「遍行心所」，五個有「一分」，「二分」「三分」、「四分」，一齊好像七彩套色那樣照過去看東西。

一剎那就這樣多東西的了，你試試，一剎那的「率爾心」，看到淺藍色的時候，那時怎樣？我的「眼識」托那個東西做「本質」、做實質。反映進來，見到這個東西，「相分」，又見到它，「見分」，自己，自己知道見到它的，「自證分」，自己覺得確確實實是「見到」的、覺得無錯的，「證自證分」，我現在講的那個「眼識」，「四分」，一剎那，「眼識四分」，但「眼識」不能夠起的，一定要「意識」同它一齊起的，「意識」又有「四分」，這樣「八分」了！你說：「一心」啦！「一心」都有兩個「心」，是嗎？

還有五個「遍行心所」呢！每一個「四分」，五(乘以)四得二十「分」，你說：每一個都是「一心」的，都有五個，五個加上剛才的兩個至少都七個啦！有時你不是只有五個「遍行」的，還有一個「勝解心所」呢！還有一個「欲心所」加到一齊起，多到十個八個，時時「一念心」起的時候呢，二、三十個「心」一齊套色那樣套出去，是嗎？還不止這樣，「眼識」有這麼多個啦！「意識」又這麼多個，同時你如果「聞」到味道呢，如果那裏放出臭味來呢，那個「鼻識」又一樣有這麼多個，如果你走過去摸到的呢，那個「身識」又是這麼多個。

這樣真是「一念三千」了！(由)這樣東西牽動到。是嗎？我們的「一念心」起的

時候呢，就搞出這麼多東西了。「一念」的「心」起的時候，就搞出這麼多「分」啦！又有一大堆了！阿乙倒過來又托他「變」出來，又一大堆了，這麼多「分」還牽引出好多東西的，我現在只是講「前五識」和「意識」而已，「第七識」同時又起的，第八「阿賴耶識」「變」出那個「本質」出來，又起的，第八「阿賴耶識」托阿甲，阿甲的「阿賴耶識」又托阿乙的「阿賴耶識」做「本質」反映出去，一間房內我們這麼多人的「識」在，這麼小的世界，互相交錯，千千萬，千頭萬緒的這些，明白嗎？

聽眾：它那個「本質」，其實這個世界變，這個世界本身有那些實質在的，有那些檯、櫈、書包。

羅公：無的，無這種東西的，無的。

聽眾：真是要靠那個「阿賴耶識」現出來？

羅公：是呀！不是「阿賴耶識」變，是「因緣變」，你明白嗎？「變」有兩種嘛，你記不記得？一種叫做「因緣變」，一種叫做「分別變」嘛！它是「因緣變」的，「因緣變」即是它有自己的 Energy，有自己的能力的。

聽眾：這樣與西方的講法是那個，即是每一樣物件，都是很多微粒子組織成的？

羅公：嘎？甚麼？

聽眾：即是與西方的講法，每一樣東西譬如檯檯櫈櫈，一切人，貓，狗，花，全部都是很多不同微粒子組織成的。

羅公：這個微粒子只是科學家這樣講而已，那些唯物論這樣講而已，西方人只是唯物論這樣講，是嗎？科學家都未必是這樣講的，科學家認為甚麼？微粒子是甚麼？是一種能力的單位而已，不是真的是一粒粒的東西來的，「質能互變」的

嘛！一粒微粒子可以變出很多「能力」來的嘛。一粒微粒子本身是一個「能力」的集團來的，它不是真的一粒東西硬梆梆在那裏的。

聽眾：譬如我自己「變」起這個世界，是我自己的，那另一個人又怎樣利用，托我變出這個世界而(用)來做本質？

羅公：你變起這間房。

聽眾：是我自己的。

羅公：是你自己的。

聽眾：別人怎樣利用？

羅公：我沒有利用你的，托你的本質而已。

聽眾：怎樣「托」？

羅公：你變起這間房，你「變」起的這間房是甚麼？如他所說，是微粒子「變」的嘛！是嗎？微粒子有微粒子的「種子」，是嗎？你「變」這間房有不知幾多微粒子的，是你的「阿賴耶識」裏面的那些「能力」，那些「變」微粒子的「能力」「變」出微粒子來，明不明白？

聽眾：何解可以？

羅公：何解呢？微粒子從那裏來？微粒子是結果來的，有「果」必有「因」嘛！這個「因」是一種「能力」嘛！是嗎？這種「能力」藏在你的「阿賴耶識」處，是嗎？

聽眾：想一想先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想一想先。

羅公：來到充實在這間房內，微粒子的「種子」就「變」微粒子，但我們見不到微粒

子的，誰見過微粒子？你只是「想當然」的，但它都同意你，同意你的說法，你見過微粒子沒有？

聽眾：應該透過顯微鏡應該可以見到。

羅公：見不到微粒子的，顯微鏡亦見不到，顯微鏡見到的那些是「分子」。

你明白嗎？「電子」、「質子」你見不到的，見不到。沒有人，沒有科學家能夠用我們的眼，可以(透過)顯微鏡可以見到「電子」、「質子」。只是理論上認為這樣，科學家到最後都是理論而已。同時他們用那個「電光」打擊一部份的分子，讓它放出光來，由那種光推論有那麼一種微粒子，就是這樣而已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有本書，去商務印書館看看，一本書，日本人造的，《物質是甚麼》((日)水島三一郎著；王怡霖译)，你看看它就知了，你就知道所謂物質，裏面不是我們所見的那樣的。

一粒微粒子在那裏，不要說「原子」，我們的口氣「呼」那樣，一出來的那些「分子」，一剎那，一秒鐘左右就已經「彈」到台灣了，你信不信？那些分子整日運動的，照理就「彈」到去台灣那樣遠了。但實際上能不能「彈」到？未必！可能「彈」了去廣西，何解？因為這一粒，口水一粒「呼」「彈」過來這裏，這裏又有一粒的嘛，阻了它的嘛，一有阻力它會射歪了，撞到東西阻住又反射回來，所以呢。

如果你只有一間空氣，一間房裏只有一個窗，任你幾大都好，如果你沒有交流窗，那些空氣，空氣的分子就成天在這裏轉、轉、轉，如果你有一個小小的窗，那邊又有些窗呢，那些空氣，空氣的分子會就這樣(流)過，這樣呢，最好呢，第一步，你就看看，那本書相當新的，是這幾年出版的，《物質是甚麼》((日)水島三一郎著；王

怡霖译)。它仍然是有唯物論的性質的，這本書，你看看它。

我們普通的(所謂)物質，(若)以為真的是一粒粒、硬梆梆的在那裏，不是這樣的，你看看那本(書)，看完那本(書)之後呢，你只看這些普通書不行的，你要看看那些理論的科學，看看那些理論的物理學，理論的化學，看一看之後，但可惜這本書太舊了，圖書館有兩本書你可以看一看，一本就是《現代思想導論》，不過可惜它舊些，仍然有好多理論用得著，科學都是現代思想而已，一本《現代思想導論》，一本叫做《現代哲學之科學》。

-完-